

汉英接触产生的新兴结构“是时候 VP”^{*}

刘 云

提 要 “是 VP 的时候”与“是时候 VP”是当代汉英接触过程中英语相关句型的两种汉译形式,前者符合汉语固有的语法规则,后者则直译了英语的语序,二者具有同义竞争关系,且直译形式“是时候 VP”在竞争中展露优势。文章拟考察三个问题:第一,与“是 VP 的时候”“是时候 VP”相关的历时考察;第二,“是 VP 的时候”与“是时候 VP”的消长与竞争;第三,“是时候 VP”的创新用法。“是时候 VP”的出现与使用是当代汉语中汉英接触加深而引发的一种语法演变。

关键词 “是时候 VP” 语言接触 语法演变

○ 引 言

语言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与语言变异一直是汉语学界的一个重要课题,包括汉语与周边国家的语言接触、汉语与境内少数民族语言的接触、汉语方言间的接触、汉语与以英语为代表的印欧语言的接触等,相关成果以共时接触为多,但也不乏历时接触(王力 1984:433~503;陈保亚 1996;苏金智 1997;余志鸿 2000;戴庆厦、袁焱 2002;江蓝生 2003;石定栩等 2003;贺阳 2004;陈万会 2005;邢福义 2005;邵敬敏、石定栩 2006;石定栩、王冬梅 2006;罗自群 2007;晁代金 2008;贺阳 2008;李云兵 2008;刘云、龙海平 2009;龙国富 2010;李如龙 2013;杨永龙 2014;赵春利、石定栩 2014;苏金智 2015;曾晓渝 2015)。

近年来,随着语法化研究的深入和全球华语语法研究的推进,由语言接触而引发的语法演变与语法变异成为新的研究热点,成果不断涌现(吴福祥 2007、2009、2013、2014、2016;刁晏斌 2014;王晓梅 2016;王晓梅、何元建 2016)。本文拟考察当代汉语中由汉英接触加深而引发的一种语法演变——“是时候 VP”。“是时候 VP”是直译英语句型“*It's time to ...*”“*It's time for ...*”等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汉语表达形式,表示“是时候做某事”之义,句末常有“了”共现,如:

(1) 在忙碌重复的生活中,人们往往容易患上冷漠、麻木的心理病,是时候慢下来好好感受生活了! (《中国青年报》2013-12-25)

与“是时候 VP”基本同义,汉语还有另外一种表达——“是 VP 的时候”,也可用于上述英语句型的汉译,且句末也常有“了”共现,如:

^{*}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篇章视野下的汉语复句研究”(编号:15YJA74002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基于小句中核理论的有标复句层次关系自动识别研究”(编号:16JJD740013)的资助。

(2)现在是了解这种虚无主义鼓励犯罪与杀人癖性的时候了。(《人民日报》1949-05-01)

(3)是以国家的名义重拾“工匠精神”的时候了。(《人民日报》2016-04-19)

例(2)见于1949年《人民日报》，例(3)见于2016年《人民日报》。

“是时候 VP”与“是 VP 的时候”，前者出现得较晚，是新兴用法；后者出现得较早，是传统用法，二者具有同义竞争关系，且新兴用法在竞争中逐渐显露优势。

一 相关历时考察

“时候”在成词之前，主要有两种用法：

A. “时候”为短语，“时”为“季节”义，“候”为“物候”义，“时候”为并列结构，表示“季节物候”。如^①：

(4)时候天视可监。时不失，以知吉凶。(张闻玉《逸周书全译·小开武解》)

B. “时候”为跨层结构，“时”为名词，“季节”义；“候”为动词，“观察、观测”义。如：

(5)老人见，治安；不见，兵起。常以秋分时候之于南郊。(司马迁《史记·天官书》)

“常以秋分时候之于南郊”可断句为“常以秋分时，候之于南郊”，“时候”为跨层结构。

“时候”在“是 VP 的时候”“是时候 VP”中是一个词。下面以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为样本范围，对成词的“时候”及相关格式“是……(的)时候”“是时候”的历时用法做一番调查。

1.1 “时候”

“时候”作为一个词，从古到今主要有五种意义：

A. “季节、节候”义。此种“时候”出现得较早，唐代已有用例，如：

(6)白露变时候，蛩声暮啾啾。(刘长卿《睢阳赠李司仓》)

(7)朱帘半卷，单衣初试，清明时候。(秦观《水龙吟》)

(8)临行时啜赚人的巧舌头，指归期约定九月九，不觉的过了小春时候。(王实甫《西厢记》第五本第一折)

(9)我听见这花已经萎了一年，怎么这回不应时候儿开了，必有个缘故。(曹雪芹《红楼梦》第九十四回)

B. “时段”义，北宋已出现，如：

(10)长向月圆时候，望人归。(晏几道《虞美人》)

(11)以天运言之，一日固是转一匝；然又有大转底时候，不可如此偏滞求也。(朱熹《朱子语类》第一卷)

(12)天色黄昏时候，只见孙新引了两筹好汉归来。(施耐庵《水浒传》第四十九回)

(13)实告诉你说罢，那两日你不知人事的时候，林妹妹已经亡故了。(曹雪芹《红楼梦》第九十八回)

C. “时点”义，南宋已出现，如：

(14)到这时候，合当如此变。(朱熹《朱子语类》第七十六卷)

(15)正不知贼人甚么时候入来盗了去。(施耐庵《水浒传》第五十六回)

(16)如今到了这时候不见动静，大约早报完了，不必再等。(文康《儿女英雄传》第一回)

D. 泛指“时光、时间”，明代已出现，如：

(17)哥哥嫂嫂你不小，我今在家时候少。(洪梗《快嘴李翠莲记》)

(18)两边八大夫正要上前奏事，又被一个道人来讲甚么妖魅，便耽搁了时候。(许仲琳《封神

神演义》第五回)

(19)若迟一步,回事的人也多了,难说话。再歇了中觉,越发没了时候了。(曹雪芹《红楼梦》第六回)

E.“时辰”义,明代已出现,如:

(20)侯兴赶那赵正,从四更前后到五更二点时候,赶十一二里,直到顺天新郑门一个浴堂。(冯梦龙《喻世明言》第三十六卷)

(21)三更时候,早到曹军水寨。(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四十七回)

(22)琏二奶奶的病有些古怪,从三更天起到四更时候,琏二奶奶没有住嘴说些胡话,要船要轿的,说到金陵归入册子去。(曹雪芹《红楼梦》第一一四回)

1.2 “是……(的)时候”

“是……(的)时候”中,省略部分为“时候”的定语。该结构于南宋时已出现,“时候”为“时点”或“时辰”义,如:

(23)最是分携时候,归来懒傍妆台。(朱淑真《清平乐》)

(24)大概既济是那日中衢晡时候,盛了,只是向衰去。(朱熹《朱子语类》第七十三卷)

例(23)“时候”为时点义,例(24)“时候”为时辰义。

之后,“是……(的)时候”用例渐多,且与“时候”单用时相同,“是……(的)时候”中“时候”也可表示五种意义,分别为:

A.“季节、节候”义,如:

(25)那时,正是新秋时候,金风荐爽。(白维国、卜健《金瓶梅词话校注》第五十六回)

(26)那日,正是黄梅时候,天气烦躁。(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一回)

(27)况且又是菊茂蟹肥时候,料想长安市上,车水马龙,正不少欢乐的宴聚。(庐隐《异国秋思》)

B.“时段”义,如:

(28)本要赶来见见,只是他拦着不许来,说是咱们家正是晦气时候,不要沾染在身上。(曹雪芹《红楼梦》第一〇八回)

(29)这是宜于哼小曲吹口哨的悠闲时候。(艾芜《山峡中》)

C.“时点”义,如:

(30)海陵道:“这是什么时候了,还说坐坐!”(冯梦龙《醒世恒言》第二十三卷)

(31)凤姐紫涨了脸,正要回说,只听外头鼓乐一奏,是烧黄昏纸的时候了,大家举起哀来,又不得说。(曹雪芹《红楼梦》第一一〇回)

(32)最后一次见到山崎先生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邓友梅《别了,濂户内海!》)

本文所考察的与“是时候 VP”基本同义的“是 VP 的时候”,其中的“时候”即为“时点”义。这种“是 VP 的时候”,清代已出现,如例(31)。到了现、当代,就比较常见了,如:

(33)这该是我报恩的时候了!(老舍《四世同堂》)

(34)是来一次大爆发大解脱的时候了。(陈建功、赵大年《皇城根》)

D.泛指“时光、时间”,如:

(35)不知这个回话的乃是千年狐狸,不是姐己。方才灭灯之时,再出厅前取得灯火来,这是多少时候了,姐己魂魄已被狐狸吸去,死之久矣。(许仲琳《封神演义》第四回)

(36)如今真真是好时候,只要有造化做个官儿就好。(曹雪芹《红楼梦》第一一七回)

(37)那时我 30 多岁,正是好时候。(张正隆《雪白血红》)

E. “时辰”义。如:

(38)次早回时,又是五更时候,天色昏暗,不十分看得仔细。(施耐庵《水浒传》第三十九回)

(39)两人言语投机,说了半天,那时已是初更时候,彩屏放下棋枰,两人对弈。(曹雪芹《红楼梦》第一一一回)

(40)“不晓是什么时候了,表上就只有六点多钟呢?”(郁达夫《灯蛾埋葬之夜》)

1.3 “是时候”

就语料所及,“是时候”最早见于南宋,其中“时候”为“季节、节候”义,如:

(41)“朔易”,亦是时候。岁亦改易于此,有终而复始之意。(朱熹《朱子语类》第四十三卷)

本文所考察的“是时候 VP”,其中“时候”为“时点”义。这种意义的“是时候”明代已出现,以后渐多。如:

(42)慌了月娘道:“我说是时候,这六姐还强说早哩!还不唤小厮来,快请老娘去。”(白维国、卜健《金瓶梅词话校注》第三十回)

(43)蔡老娘向床前摸了摸李瓶儿身上,说道:“是时候了。”问:“大娘预备下绷接、草纸不曾?”(同上)

(44)张老道:“这样敢是好。我可招护车去了。你们娘儿们收拾收拾,也是时候儿了,上车罢。”(文康《儿女英雄传》第十回)

(45)宝钗道:“是时候了,你不必说这些唠叨话了。”(曹雪芹《红楼梦》第一一九回)

(46)琴珠跟小刘要办喜事了。当然,是时候了。这就把他给拴住了,是不是?(老舍《老张的哲学》)

不过,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上述“是时候”后并没有紧接着出现 VP。通常情况下,VP 是以小句的形式出现在“是时候”的前后,如:

(47)召开一个圆桌会议来准备作更广泛的解决,现在是时候了。(《人民日报》1953-09-22)

(48)已经是时候了!大冶钢厂必须改变产品质量低劣的状况。(《人民日报》1955-08-17)

也存在 VP 充当“是时候”的主语的情形,如:

(49)看来,改组科学院的工作也是时候了。(《人民日报》1959-07-04)

根据对人民数据库(包括《人民日报图文数据》《求是杂志数据库》《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党报头版要闻》)的穷尽搜检,就此语料范围而言,“是时候”后紧接着出现 VP 的用例最早见于 1981 年《人民日报》,即:

(50)巴基斯坦外交部长阿迦·夏希说:“现在已是时候为执行联合国实现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确定一个最后期限,并完成国际社会的神圣义务以引导纳米比亚人民获得完全的独立。”(《人民日报》1981-09-07)

可见,“是时候 VP”是在当代汉语,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才慢慢开始出现。

二 “是 VP 的时候”与“是时候 VP”的消长与竞争

贺阳(2008:3)将语言接触分为两种:直接接触和间接接触。前者彼此接触的语言社团在空间上不分离,这种语言接触依赖于口语交际;后者不同的语言社团在地理空间上分离,这种语言接触通常要以文字和书面文本为媒介。当代汉语中,“是时候 VP”的出现与使用即属于汉、英的间接接触而引发的汉语的语法演变,主要通过“英译汉”这种翻译途径来实现。

2.1 “是 VP 的时候”与“是时候 VP”的消长

为了解“是 VP 的时候”与“是时候 VP”在当代汉语中的使用趋势,笔者以《人民日报》为样本范围,做了两项调查:

第一,对比《人民日报》1950~1960年、2006~2016年两个时段中“是 VP 的时候”的用量,以观察该结构在当代汉语中的变化。结果,第一时段共 685 例,第二时段共 305 例。可见,“是 VP 的时候”呈减少趋势。

第二,穷尽调查《人民日报》1949~2015年中“是时候 VP”的用例,以观察其在当代汉语中的数量趋势。结果共计 137 例,1980 年及之前的《人民日报》中未见用例,1980 年之后出现并零星使用,近年来有增多趋势。具体为:1981 年 1 例,2002 年 1 例,2004 年 2 例,2007 年 2 例,2009 年 7 例,2010 年 11 例,2011 年 7 例,2012 年 10 例,2013 年 22 例,2014 年 37 例,2015 年 37 例。可见,与“是 VP 的时候”不同,“是时候 VP”的使用整体上呈上升趋势。

2.2 “是 VP 的时候”与“是时候 VP”的竞争

“是 VP 的时候”与“是时候 VP”,二者均为英语相关句型的汉译形式,只不过前者在翻译过程中遵循了汉语定语位于中心语之前的语法规则,而后者则直接套用了英语语序。就出现时间而言,前者相对较早,后者相对较晚。当代汉语中,这两种翻译形式在用量走势上呈相反态势,二者之间的竞争是新、旧两种语序之间的竞争,属语序历时变化中的语序选择(吴福祥 2012)。“是时候 VP”能在竞争中逐渐显露优势,可从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予以分析。

2.2.1 外因

石定栩、朱志瑜(1999)指出“翻译”是造成英语语序对汉语语序的影响和干扰的主要途径。“是 VP 的时候”的使用带有明显的翻译痕迹。笔者逐条检验了《人民日报》1950~1960年、2006~2016年两个时段的“是 VP 的时候”的用例。第一时段共计 685 例,其中属翻译语言的有 313 例,约占 45.69%;第二时段共计 305 例,其中属翻译语言的有 111 例,约占 36.39%。可见,无论是建国之初,还是 21 世纪,“是 VP 的时候”都带有比较明显的翻译色彩。

语言直接接触的途径是口语,语言间接接触的途径是书面语。“是 VP 的时候”属间接接触,但有一点不同,即:“是 VP 的时候”所对应的外语表达常常出自口语,“是 VP 的时候”是对口语表达的书面翻译。这种口语色彩在书面上可表现为直接引语,也可表现为间接引语。如:

(51) 共和党头子之一马丁说:“现在是我们彻底讨论并重新审查我们的计划和责任的时候了。”(《人民日报》1951-01-01)

(52) 戈德史密斯说,关塔那摩监狱被人们认为是“不正义的象征”,现在是应该将其关闭的时候。(《人民日报》2006-05-12)

以上两例均为翻译语言,例(51)是直接引语,例(52)是间接引语。

从语料来看,翻译语言“是 VP 的时候”的言说主体来自世界各国,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俄罗斯、法国、日本、韩国、阿根廷、意大利、阿联酋、利比亚、刚果等。换言之,仅凭汉语的翻译语料并不能断定“是 VP 的时候”是译自英语,因为每种语言都有自己表达“是 VP 的时候”这种意义的形式和手段。

笔者调查了部分上述国家的官方语言,包括:英语(英、美、澳官方语言)、法语(法国、刚果官方语言)、西班牙语(阿根廷官方语言)、俄语(俄罗斯官方语言)、韩语(韩国官方语言)。下面是上述语言“是努力学习的时候了”的表达形式:

英语:It is time to work hard.

它是时候介词学习努力

法语:Il est temps de travailler dur.

它是时候介词学习努力

西班牙语:Es hora de estudiar más.

是时候前置词学习更加

俄语:Время хорошо учиться.

时候努力学习

韩语:열심히 공부할 때 이다.

努力学习的时候是

可以看出,英语与法语的语序和用词相同,西班牙语虽无形式主语,但在其他方面与英语、法语基本相同。俄语没有形式主语和“是”,“时候”在“努力学习”之前。韩语没有形式主语,“努力学习”在“时候”之前。

“是 VP 的时候”可以是上述任何一种外语的汉译形式。不过,考虑到英语是国际强势通用语言这一现实,“是 VP 的时候”受英语的影响更大。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新形式“是时候 VP”开始出现并逐渐增多。从理论上讲,暂且不论其他语言,由上述对英、法、西、俄、韩等五种语言的调查可知,“是时候 VP”可直译自英、法、西、俄这四种语言中的任何一种,因为这四种语言“时候”均在 VP 之前。不过,与上文同理,鉴于英语的国际强势地位,认为“是时候 VP”是汉英接触的产物应该是符合客观事实的。特别是有些语料,“是时候 VP”与英语表达共现,直接表明了“是时候 VP”的英译汉特点,如:

(53)最后老头说出了那句似口号但却是发自肺腑的声音,“This is really the time for change.(是时候改变了)”。(人民网,2008-11-01)

(54)今年大赛的主题是“是时候……(It's time to)”。(人民网,2013-12-25)

例(53),英语表达是正文,“是时候 VP”是括注内翻译;例(54)反之。不难看出,“是时候 VP”与英语相关表达有密切关系。

“是 VP 的时候”“是时候 VP”均为英语“It's time to...”“It's time for...”等句型的汉译形式,前者符合汉语的语法规则,后者则直译了英语语序。由前文可知,“是时候 VP”大致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陆续出现,正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应该说,“是时候 VP”的出现与使用是改革开放后汉英接触加深的具体表现。试比较:

(55)他认为,现在是德国工人的政党和工会之间进行协商和就反对复活德国军国主义和争取恢复德国的统一而采取联合措施进行讨论的时候了。(《人民日报》1955-01-24)

(56)他表示,既然增税的政治把戏已经失败,是时候由总统和参议院的民主党人采取必要行动来通过议案了,这样才可以开始解决这个问题。(《人民日报》2013-03-02)

例(55)出自 1955 年《人民日报》,尽管 VP 相当复杂,仍采用的是传统形式“是 VP 的时候”。例(56)出自 2013 年《人民日报》,采用了新形式“是时候 VP”。由此可见新旧语序的差异。

无独有偶,香港书面汉语也存在袭用英语句型“It's time to...”“It's time for...”等的现象(石定栩、朱志瑜、王灿龙 2003)。英语句型众多,但并非所有句型都能以直译形式迁入汉语。“It's time to...”“It's time for...”等之所以能对当代汉语产生较大影响,还与直译形式“是时候

VP”在语言表达与信息加工上的优势密不可分。

2.2.2 内因

“是 VP 的时候”在语言表达和信息加工上不具有竞争优势。该结构的重心是 VP,但 VP 内置于结构当中,这无疑限制了 VP 在结构和语义上的复杂化。如:

(57) 现在已经是我国南方每一个人愈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在救国事业中的责任、根据环境以适当形式参加斗争、极力加强和扩大反美吴集团的全民团结阵线的时候了。

(《人民日报》1960-11-25)

上例中,VP 非常复杂,采用“是 VP 的时候”表达,显得不堪重负,也难以理解。

国外学者 Arnold 等(2000)探讨了篇章地位和结构的复杂性对成分语序的影响,提出了两条语序原则:旧信息在前、新信息在后(given-before-new);轻成分在前、重成分在后(light-before-heavy)。“是 VP 的时候”之所以不如“是时候 VP”更具优势,可运用上述两个原则予以分析。

首先,在新旧信息的布局上,“是 VP 的时候”不如“是时候 VP”占优势。

“是 VP 的时候”中,“是……的时候”是固定不变的旧信息,VP 是新信息,新信息内置于旧信息之中。而“是时候 VP”中,旧信息“是时候”在前,新信息 VP 在后。旧信息在前、新信息在后,是人类语言的一般信息模式,因此,“是时候 VP”在新旧信息的分布上更占优势。

其次,在轻重成分的安排上,“是 VP 的时候”不如“是时候 VP”占优势。

当 VP 结构简单、形式短小时,“是 VP 的时候”在轻重成分的安排上看不出明显劣势。而当 VP 结构复杂、语义丰富时,其重成分居中的态势就凸显出来。重成分 VP 居中,必然阻碍其结构和语义的复杂化,也增加了信息加工的难度。而在“是时候 VP”中,VP 后置,其结构和语义复杂化的空间增大;同时,“是时候”与 VP 互为直接成分,结构层次简单明了,信息加工也更为便捷。如:

(58) 对于准备出国的留学生及学生家长,是时候主动学习留学国家的法律规则,提升自身的法律法规意识,减少触犯法律的概率,保证自身权利受到侵害时能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了。(《中国教育报》2015-12-30)

上例 VP 由复句形式充当,这时“是时候 VP”很难变换为“是 VP 的时候”。刘丹青(2008)指出:在汉语中,假如任关系从句自由扩展,动词与其宾语的核心就会间隔很远,形成所谓大肚子句子。可见,就句法构造而言,“是时候 VP”比“是 VP 的时候”更具优势。

Hawkins(2010:27)认为,语法跟运用有深层的联系,语法的很多方面可用语言处理机制来解释。当代汉语中,“是时候 VP”愈用愈多就突出体现了语言处理对语法规则的影响,即:在语言表达与信息加工中占据优势的句法形式,能产性更高,在竞争中更占优势。

三 “是时候 VP”的创新用法

汉语没有形式主语,所以“It's time to...”“It's time for...”等翻译为现代汉语时,通常表现为无主句,即:是 VP 的时候、是时候 VP。不过,为体现上述英语句型中 is 的时间义,“是 VP 的时候”“是时候 VP”前也可出现“现在”一词,如:

(59) 艾森豪威尔将军到达德国的时候曾经说:现在是忘记过去的时候了。(《人民日报》1951-02-27)

(60) 现在是在时候也要求其他国家努力解决难民问题了。(人民网,2016-12-15)

“现在是 VP 的时候”，主语是“现在”，谓语核心是“是”，宾语是“VP 的时候”，主语和宾语均表时间概念，语义吻合。而对于“现在是时候 VP”而言，主语是“现在”，谓语为连谓结构“是时候 VP”，主谓之间是“时间”与“动作”的语义关系，语义类型不一致。特别是，随着使用的增多，“是时候 VP”的用法日趋灵活。这突出表现在：其句首主语的语义类型更加丰富，结构也更加复杂。如：

(61) 两岸是_时候联手把中华文化推向世界了。(《人民日报》2012-08-31)

(62) 负责关键性基础设施保护工作的人员也许是_时候“将物理安全机制带入二十一世纪”了。(人民网, 2016-09-13)

(63) 年关将至, 给自己和家人的新年礼物是_时候开始准备起来了。(人民网, 2015-12-15)

(64) 可见, 观众愈发成熟, 仅靠话题与明星就想赚取高票房的策略是_时候进行真正的反思了。(人民网, 2016-10-11)

例(61)、(62)，“是时候 VP”的句首主语分别为“两岸”“负责关键性基础设施保护工作的人员”，它们分别是两例中 VP 的施事。例(63)、(64)，“是时候 VP”的句首主语分别为“给自己和家人的新年礼物”“仅靠话题与明星就想赚取高票房的策略”，它们分别是两例中 VP 的受事和对象成分。

石定栩、朱志瑜、王灿龙(2003)将上述句首主语语义类型丰富化的用法，称为汉语在袭用英语句式时的“创新”，因为英语有 It is time for John to leave, 而没有 John is time to leave. 同时，由于位于句首，这些 VP 的施事、受事和对象成分可在结构上更加复杂、语义上更加丰富，以致不大可能移至“是时候”之后，如例(62)就难以变换为例(62')：

(62')? 也许是_时候负责关键性基础设施保护工作的人员“将物理安全机制带入二十一世纪”了。

句首复杂主语的出现，对“是时候”的性质也有一定影响。当“是时候 VP”以无主句面貌出现时，“是时候”与 VP 之间的句法分界与语义分界明晰，“是时候 VP”还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连谓结构，“是时候”也还比较明显的是一个动宾短语。而当其前出现复杂主语、以“NP+是时候 VP”这种主谓句的面貌出现时，“是时候 VP”重新分析为偏正结构的可能性增大，这时“是时候”受其前后 NP、VP 的挤压，有演变为一个占据状语位的、类副词的动宾式复合词的倾向。

总之，上述所有用法，“(NP)是时候 VP”均以句子或小句的形式出现。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用量的增多，“是时候 VP”还出现了充当句子成分的用法。如：

(65) 这个简单的动作也会告诉你的大脑是_时候清醒并警觉一下了。(人民网, 2008-12-09)

上例，“是时候 VP”充当双宾句的第二个宾语。

“是时候 VP”来自“It's time to...”“It's time for...”等英语句型，因相关英语句型是句子形式，所以“是时候 VP”通常以句子或小句的面貌出现。上述“是时候 VP”内嵌为句子成分的用法，应是“是时候 VP”这种翻译语言在汉语中逐渐扎根的一种句法表现。

四 结语

当今社会全球一体，语言接触的程度越来越高。可以预测，因语言接触而引发的语法演变与语法变异会有增多趋势。本文所考察的“是时候 VP”，即当代汉语中由汉英接触加深而引发的一种语法演变。

“It's time to...”“It's time for...”等英语句型有两种汉译形式：是 VP 的时候、是时候 VP。

前者是汉语固有的表达形式,清代已出现,现当代均不乏用例,在汉英接触的过程中,这种固有的表达形式被用作上述英语句型的汉译形式;后者是直接套用英语语序的翻译形式,大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汉英接触的加深而出现。

“是 VP 的时候”与“是时候 VP”具有同义竞争关系,并且后者在竞争中逐渐展露优势。之所以如此,有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外因主要表现为改革开放后汉英接触的加深,内因主要表现为“是时候 VP”比“是 VP 的时候”更具语言表达与信息加工的优势。

随着使用的增多,“是时候 VP”在当代汉语中的用法日趋灵活,不仅出现了句首主语,而且句首主语在语义类型和句法构造上也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的态势,为“是时候”由动宾短语演变为动宾式复合词奠定基础。这些灵活用法均为“*It's time to...*”“*It's time for...*”等英语句型所无,是汉语的创新。

语言接触中,词汇借用先于结构和形态借用。国外学者托马森曾将语言接触分为四个等级:偶然接触、强度不高的接触、强度较高的接触、高强度的接触(吴福祥 2007)。在大陆的当代汉语中,汉英之间的语言接触仍主要表现为词汇借用,功能词与结构的借用虽然有,但数量很有限,本文考察的“是时候 VP”即属结构借用。当代大陆汉英之间的语言接触,就程度而言比以前明显加深,但就接触等级而言仍旧不高。

戴庆厦、袁焱(2002)指出:互补和竞争是语言接触中支配语言运动的两个杠杆。“是时候 VP”与“是 VP 的时候”的消长变化,正是语言接触中汉语句法结构优化的一个表现,是语言接触中互补与竞争关系的一个具体体现。

语言接触中强势语言必定占据优势,但是,语言的强弱是相对而言的。“是时候 VP”的出现与使用显示了英语相对于汉语的强势地位。与此同时,汉语相对于另外一些语言,如中国南方民族语言(壮侗、苗瑶、南亚及南岛)等,则又可能具有优势。由吴福祥(2009)可知,上述南方民族语言中关系小句与核心名词的固有语序是 NRel,部分语言出现 RelN 模式,是与汉语接触的结果。可见,同样一种句法结构,在强弱格局不同的接触态势中,命运也不相同。外因在语言演变中的重要性由此显现。

附 注

①本文引用的书目包括:《史记》,司马迁著,线装书局,2006;《秦观词新释辑评》,秦观著,徐培均、罗立刚编著,中国书店,2003;《朱子语类》,黎靖德编,中华书局,1986;《西厢记》,王实甫著,周弘平注释,华夏出版社,2000;《水浒传》,施耐庵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清平山堂话本》,洪楹著,华夏出版社,1995;《封神演义》,许仲琳著,华夏出版社,1994;《喻世明言》,冯梦龙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醒世恒言》,冯梦龙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三国演义》,罗贯中著,中华书局,2009;《金瓶梅词话校注》(二),兰陵笑笑生著,白维国、卜键校注,岳麓书社,1995;《儒林外史》,吴敬梓著,易名、吴新苗点校,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红楼梦》,曹雪芹、高鹗著,华夏出版社,2007;《儿女英雄传》,文康著,华夏出版社,2013;《晏几道词新释辑评》,王双启编著,中国书店,2007;《李清照朱淑真诗词合注》,张显成等编著,巴蜀书社,1999;《逸周书全译》,张闻玉译注,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增订注释全唐诗》(第 1 册),陈贻焮主编,陈铁民、彭庆生册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参考文献

- 陈保亚 1996 《论语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北京:语文出版社。
 陈万会 2005 《语言接触与语言变异——论英汉翻译对现代汉语语法的影响》,《聊城大学学报》第 1 期。
 晁代金 2008 《“是时候”组合的发展演变》,《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第 2 期。

- 戴庆厦、袁 焱 2002 《互补和竞争:语言接触的杠杆——以阿昌语的语言接触为例》,《语言文字应用》第1期。
- 刁晏斌 2014 《港澳台地区标准书面汉语的共性与个性》,《语言教学与研究》第6期。
- 贺 阳 2004 《从现代汉语介词中的欧化现象看间接语言接触》,《语言文字应用》第4期。
- 贺 阳 2008 《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江蓝生 2003 《语言接触与元明时期的特殊判断句》,《语言学论丛》(第28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李如龙 2013 《论语言接触的类型、方式和过程》,《青海民族研究》第4期。
- 李云兵 2008 《语言接触对南方一些民族语言语序的影响》,《民族语文》第5期。
- 刘丹青 2008 《汉语名词性短语的句法类型特征》,《中国语文》第1期。
- 刘 云、龙海平 2009 《〈语言接触与语法变化〉简介》,《当代语言学》第1期。
- 龙国富 2010 《从语言接触看“复”和“自”的语法地位》,《语文研究》第2期。
- 罗自群 2007 《从语言接触看汉语方言“哒”类持续标记的来源》,《语言研究》第4期。
- 邵敬敏、石定栩 2006 《“港式中文”与语言变体》,《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
- 石定栩、王冬梅 2006 《香港汉语书面语的语法特点》,《中国语文》第2期。
- 石定栩、朱志瑜 1999 《英语对香港书面汉语句法的影响——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言变化》,《外国语》第4期。
- 石定栩、朱志瑜、王灿龙 2003 《香港书面汉语中的英语句法迁移》,《外语教学与研究》第1期。
- 苏金智 1997 《英语对香港语言使用的影响》,《中国语文》第3期。
- 苏金智 2015 《语言接触中语言演变的连续体模式》,《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
- 王 力 1984 《王力文集》(第一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 王晓梅 2016 《马来西亚华语口语中的疑问成分“做么”》,《汉语学报》第2期。
- 王晓梅、何元建 2016 《从语言接触看马来西亚华语疑问句尾的“的”字》,《中国语文》第5期。
- 吴福祥 2007 《关于语言接触引发的演变》,《民族语文》第2期。
- 吴福祥 2009 《南方民族语言关系小句结构式语序的演变和变异——基于接触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的分析》,《语言研究》第3期。
- 吴福祥 2012 《语序选择与语序创新——汉语语序演变的观察和断想》,《中国语文》第4期。
- 吴福祥 2013 《关于语法演变的机制》,《古汉语研究》第3期。
- 吴福祥 2014 《结构重组与构式拷贝——语法结构复制的两种机制》,《中国语文》第2期。
- 吴福祥 2016 《复制、型变及语言区域》,《民族语文》第2期。
- 邢福义 2005 《新加坡华语使用中源方言的潜性影响》,《方言》第2期。
- 杨永龙 2014 《从语序类型的角度重新审视“X+相似/似/也似”的来源》,《中国语文》第4期。
- 余志鸿 2000 《语言接触与语言结构的变异》,《民族语文》第4期。
- 曾晓渝 2015 《明代南京官话移民语言的历史演变差异解释》,《语文研究》第3期。
- 赵春利、石定栩 2014 《两岸四地汉语“有信心”句式的异同》,《汉语学报》第2期。
- Arnold, J., Wasow, T., Losongco, A., Ginstrom, R. 2000. Heaviness vs. Newness: The Effects of Structural Complexity and Discourse Status on Constituent Ordering. *Language* 76(1)28-55.
- Hawkins, John A. 2010. 《语法的效能与复杂度》(*Efficiency and Complexity in Grammars*),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刘 云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430079)